

台灣文學是什麼？讓勞動的表情告訴你

1980年代國民小學音樂唱遊課裡，有首〈農村曲〉：
「透早著出門／天色漸漸光／受苦無人問／行到田中央／行到田中央／為著顧三頓／顧三頓／毋驚田水冷霜霜；炎天赤日頭／悽慘日中晝／有時踏水車／有時著搓草／希望好日後／每日巡田頭／巡田頭／毋驚喙焦汗那流；日頭若落山／工作才有散／有時歸身汗／忍著寒和熱／希望好年冬／稻仔快快大／快快大／阮的生活著快活」，輕快的節奏，與其他沉悶、教條式的曲子相較起來，使人心情愉悅，再大一些，再次遇上這首歌，陳達儒的詞，字字句句原來一點都不輕鬆。

敬天愛土，是勞動者仰天俯地的一本初衷，然而伴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，單純地與天地共存早已不能符合農村的事實，這首〈農村曲〉字面上描繪著農人的一日，然若探究其中，生活快活不只取決於好年冬裡快快長大的稻仔，如何顧好三頓需要通過層層的關卡，要怎麼收穫就要那麼栽的公式已不合時宜，從文學作家的作品中，我們看見敬天愛土之外的勞動魂。

再看這首後來由李雙澤譜曲，梁景峰改編的詩歌，原作是詩人陳秀喜〈台灣〉，總在詩句中蘊育飽滿腹育能量的詩人，或許未曾想過這樣的詩會成為日後民眾聚集時，用來召喚對土地情感的媒介：

形如搖籃的美麗島／是 母親的另一個／永恆的懷抱／傲骨的祖先們／正視著我們的腳步／搖籃曲的歌詞是／他們再三的叮嚀／稻草／榕樹／香蕉／玉蘭花／飄逸著吸不盡的奶香

敬天愛土的 勞動魂

關於「山海地土的靈魂
——勞農文學特展」

文——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

圖——國立台灣文學館

“

農工的勞動，用身體肉身去換來眾人的溫飽，「要怎麼收穫就要那麼栽」的公式，早已不合時宜，農工的生活尤其如此。本特展聚焦在1920到1980年代之間，與民眾一起觀看走向近代化的台灣如何面對更複雜的資本主義社會，跟隨作家筆下的勞動身影，看見台灣勞農的生命系譜。

”

農田的景象，在陳秀喜的詩句中，成了溫暖的力量，來自地土的，用農民的血汗孕育而成的，是希望，是未來。這是詩的意象，是對農民精神的描繪，是具有盼望的現實。然而，詩人在詩句中所要表現的，不只是美麗的場景、憧憬的明天，還有傲骨的心志，迎對艱苦的社會處境，時代的困境，人心的黑暗，勞苦的大眾，如何在不斷地勞動中，仰望明天？

書寫勞動的文學，有吟詠樂天的心志，也刻畫痛苦的印記，發出勞動者爭取生存尊嚴的鏗鏘吶喊。農工的勞動，用身體肉身去換來眾人的溫飽。「靠天吃飯」是宿命，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」是幻想，打開台灣文學中的作品，聽見吶喊聲，那

是「勇士當為義鬥爭」的激勵，是為尊嚴在真實世界搏鬥的身影。

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，絕非因為她甜美

以上是「山海地土的靈魂——勞農文學特展」內心戲的演出，回到設計這主題的面向上，主在回應「台灣文學的內在在世界」常設展中最素樸且核心的文學題材——關於大眾、普羅的大眾。

「普羅」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中，是一枚顯著的標記，普羅原是proletarian「普羅列塔利亞」的譯音縮寫，意譯則為「無產階級」，以這一階層為描寫對象的文學，被稱為是普羅文學。台灣文學進入到1920年代中期，新文學運動蓬勃發展後，植根於人民生活、困境中的題材，總是令人印象深刻，因為那是與大眾生活貼近的，從勞動、受苦的心靈發出的，真實的存在，可被觸碰到的文學精神。

所以這展覽企圖透過文學作品，描繪人們之於

腳下的地土，眼界所即的山海，用有限的肉身傾力投入，求安身立命，求代代溫飽的心願，依靠的是堅定的意志，面對的是變動不安的環境，持續勞動。

為了能讓民眾接觸到各樣勞動者的各樣姿態，了解台灣文學中勞農主題的發展脈絡，本特展聚焦在1920到1980年代之間，與民眾一起觀看走向近代化的台灣如何面對更複雜的資本主義社會，跟隨作家筆下的勞動身影，看見台灣勞農的生命系譜，例如楊守愚〈一群失業的人〉、楊華〈一個勞動者的死〉、康道樂〈失業〉、賴和〈覺悟下的犧牲〉、楊逵〈新聞配達夫〉等，寫不斷被層層剝削的蔗農、突然被資遣的小職員、勞動致死的工人、不分國族族群團結起來尋求出路的送報夫們。展區分為「無米樂唱謝天」、「爭口飯求生存」、「為尊嚴擊響鼓」、「破天際探天光」，與大家一起見證文學中最赤誠、最勇敢的生命力量。☒

體驗，從閱讀開始

展覽物件介紹

無米樂唱謝天



亞榮隆·撒可努筆記及獵人工具

亞榮隆·撒可努提供

亞榮隆·撒可努（1972~），台東排灣族人，作家、獵人。大人小孩都喜歡的獵人作家，寫作與勞動是他日常的生活樣態，希望下一代記得祖先辛勤耕耘的足跡，敬天的獵人文化，這不只是護守傳統，也是為文學累積重要的資產。



楊逵耕作身影

楊建捐贈

楊逵（1906~1985），台南新化人，後遷居台中，作家、社會運動者。活躍於日治時期的知識分子，楊逵邊寫邊作，1937年在日本警官入田春彥濟助下，將餘款租用二百坪土地，開闢「首陽農場」（以首陽山故事命名），開啟了楊逵不只是關懷普羅大眾生活的作家，更是一名大地的勞動者，從「首陽」、「一陽」到「東海花園」，楊逵把筆桿和鐵鍬合而為一，將文學耕寫在土地裡。

爭口飯求生存



楊達，〈田植競爭〉

楊建捐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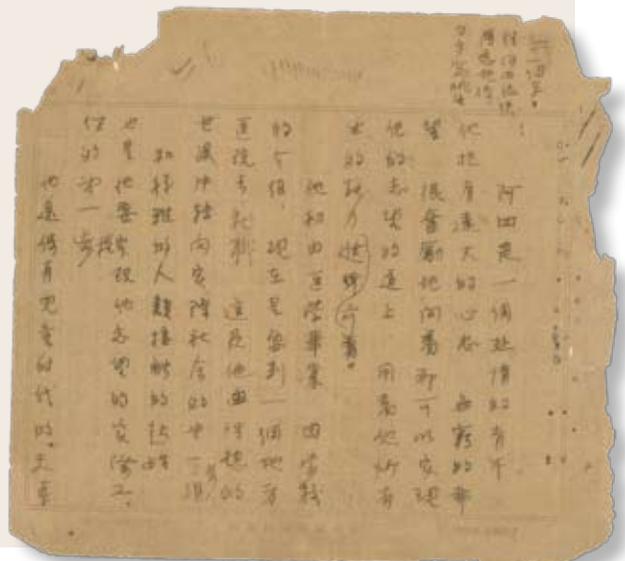
楊達的極短篇小說，創作年代約於1940年左右，時值楊達與日人作家西川滿、濱田隼雄辯論寫實主義風格之際。此作品後由涂翠花譯為〈插秧比賽〉，楊達藉此說明美麗的稻穗結實之前，是透過臭味四溢的糞便作為肥料澆灌而成的，在生活困頓中仍然勤奮工作的農民，才是真正了解增產報國的農民。



賴和，〈阿四〉

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提供

透過讀書人的眼睛，看清了進步的社會原來與人民的幸福是背道而馳。阿四是賴和的化身，自幼習漢學，後接受近代化知識，他以天真浪漫的心情踏入社會，卻立刻被嚴峻冷酷的殖民地社會種族歧視和差別待遇的現實所痛擊，參與臺灣議會請願運動與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，以至於治警事件，身陷囹圄，仍然不退縮，向著啟蒙運動「唯一光明之路」前進。只是，當痛苦的哭聲與受壓迫而發出的怒吼聲逼進時，阿四不得不想，時代的進步與人民的幸福，究竟有何關係？



為尊嚴擊響鼓



楊華，〈一個勞動者的死〉
《臺灣文藝》2卷2號
周定山捐贈

楊華（1906~1936），屏東人，作家。有著薄命詩人之稱的楊華，1932年起大量發表詩作，以台語寫成的〈女工悲曲〉，刻畫出當時工人階級的心聲，反映被殖民社會的困境。此篇作品刊登在1935年的《臺灣文藝》，是僅有兩篇小說的其中一篇，講述勞動者施君因鄉村經濟結構崩毀，而不得不到都市當工人，卻遭資本階級者剝削與壓迫，最終又窮又病而亡，通篇充滿作者對不公不義的社會沉重的抗議。

康道樂，〈失業〉
《台灣新文學》2卷5號
龍瑛宗捐贈

康道樂（1910~1974），台南人，本名莊松林或筆名朱鋒較為人所知。日治時期奉行無產階級、社會主義，曾經因參與工人運動遭台灣總督府處罰必須「從事工作」，強迫其脫離無產階級的身分。此篇作品講述主角德興原本在「肥料商信昌行」擔任小職員，在一個平常的日子，被店長以農民窮困，積欠肥料錢太多，導致商行營運困難，而以商行必須結束營業而辭退德興的工作，這對於家有病妻、幼兒的他來說，實在是晴天霹靂、束手無策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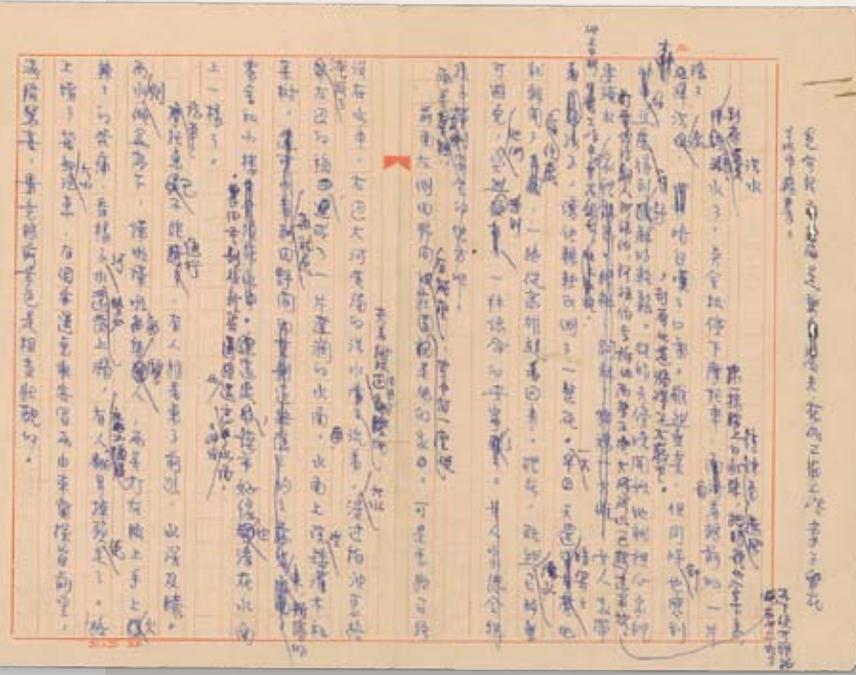


破天際探天光

鍾鐵民，〈洪水〉

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提供

鍾鐵民（1941~2011），屏東高樹人，後隨雙親定居高雄美濃，作家、教師。有著「意志如鐵，所寫為民」之稱的鍾鐵民，將〈洪水〉更名為〈洪流〉發表於《聯合報》。講述主角吳金松遇上一場洪水牽引出夫妻面對勞農境遇的心態。雖然擁有田地，以及百頭豬，但欠的飼料、做的工，一下就都兩手空空，到頭來欠了一身債，雖然如此，在大水退去之際，打起精神，弄頓可飽足的食物，清理泥漿後，又可重新出發。



高一生，「高一生遺書」

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典藏，高英傑先生捐贈

高一生（1908~1954），阿里山鄒族，政治家、教師。以歌聲和愛守護家人的高一生具有音樂天分，結合鄒族傳統創作不少與台灣山林有關的歌曲。戰後因主張「高山自治」而遭國民政府構陷貪污入獄、殉難。在這封遺書中，充滿對土地的愛，也期待這樣的情感能協助至愛的妻子渡過餘生。

